

辖域、解域与古代丝绸之路书写的新航线

王春泉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梦华体”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书写剧场里的主流与常态,复杂的历史被制作成“历史质”平坦光滑的时尚表演。在“炸毁围墙”与存在照面的道路上,更大的人类性关联与脉络、更为灵活多元的知识与框架的卷入不仅仅必要,实在就是解除当下相关知识生产困境的必由之路。通过慢思维,我们或者可以开启与另一些存在性构成共融共在的“我与你”机制。借用“应手式”觉悟,“我们能够与作为现成者的世内事物相遇,能够让自己远隔着事物,并以理论的方式处理它们”。

关键词:丝绸之路;新航线;“梦华体叙事”;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1-0124-07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开启了命名与解释丝绸之路的历史。在漫长的海外时辰主宰丝绸之路叙事之后,2013年伴随着新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出场,丝绸之路迈进更为辽阔的叙事扩容的新时代。以中国为例,笔者于2014年10月25日在互联网上检索“丝绸之路”,亚马逊网站可以反映出来的相关图书信息为849条;当当网站可以找到的相关图书是1202条;而在中国知网上,丝绸之路名目下的相关论文信息竟然高达64959条……在回答斯芬克斯之谜的行动中,丝绸之路“好像给幽梦罩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六条路通到斯芬克斯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到同一个目的地。”“每条路上都有一个流浪人在走着,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头额上都印着一种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力量,他大步走向在天际隐约现露着的遥远的世界,那种在空间上隔得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1]

存在是“一种柔性的东西”^[2]。通过丝绸之路发现“金苹果”——“圣人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装在银器里。’……所谓‘银器’是一种丝网;我是说带有细密的网眼的丝网,如银匠的手工制品。之所以这样称它们是因为可以透过它们看到下面的东西……。因此,圣人说,一句同时包含两个意思的话,就像是一个覆盖着带有很小的银丝网的金苹果。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种箴言如何构成了一个巧妙的寓言。因为它说在句包含两个意思——他指的是外在的和内在的两个意思——的话中,外在的意思应该像银一样美,而其内在的意思应该比这一外在的意思还要美……如果远远望去或不仔细观看,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银苹果;但是在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仔细的注视下,它的内容在他的眼前变得清晰,他知道这是一个金苹果”^[3]——的努力,偏偏撞上了“塞壬的沉默”——“在和语言的关系上,在和其言在的关系上,所有的人都身处卡夫卡的寓言里,就像面对着塞壬的尤利西斯。她们的歌

收稿日期:2014-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XXW003);西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JX14001)

作者简介:王春泉(1964-),男,陕西大荔人,教授。

声——来自语言,来自非认识区中心的呼唤——当然是可怖的;可怖,以至人们为了不在那里被征服而用蜡堵上耳朵,并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但是卡夫卡补充说,塞壬们有一种比她们的歌声更恐怖的武器:就是她们的沉默。‘它从未发生,但是这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某人可以从她们的歌声里逃出,但是从她们的沉默中逃生,那绝对不可能。’在人与语言的相遇中,与他最亲密的塞壬的相遇中,人可以发现她的沉默,或者她不在那儿,她撞上了她本质性的沉默。”^[4]

就丝绸之路的叙事而言,我们依然需要发问的是:“我们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如何去那里?”通过哲学家卡尔·波普、美术史家贡布里希、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等人所倡导的“慢读学”路径,人类可以找到有关“丝绸之路叙事”解放的新航线。

一、“梦华体”美学与丝绸之路的叙事习性

尽管自198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始终致力于建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的道路”,期盼着“于此时和此地,在人类思想中筑起和平的保障”^[5];尽管当年的方豪先生已借《中西交通史》勾勒图景,希望透析和描绘“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播;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贸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规模之战争等)”^[6]。但是,丝绸之路实在适合于建筑人类的记忆。在已经“错过繁盛与光荣”的时代中,大肆发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奥妙,出实入虚,将回忆与想象结合起来,将目标最终锁定到“历史的传奇”、“优选的时刻”,就是一种必然——从容丝路,惟在梦寐,惟在文章。也因此,理想地生产并完成丝绸之路文献资料的整理与汇编,编制一份全维度的丝绸之路谱系,都还没有提到书写的议程。

检索文献,西方丝绸之路研究结出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丝绸之路上艺术作品的大旅行》、《丝绸之路:科学与文化问题》、《丝绸之路上的佛陀与幽灵》、《丝绸之路:旅行文学讨论会》、《艺术总汇·空间·田野》、《丝绸之路,世界之路》、《丝绸之路与威尼斯》、《马可·波罗

与丝绸之路》等智慧花果,显然还是“东方主义”麾下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是“一切都沉浸在一种无与伦比的浪漫气息中”的异域文明的写照^[5]。

中国学界希望另辟蹊径,开启全新的丝绸之路学另类思考。但是,目前出版的《瀚海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神话研究》、《丝路文化与五凉文学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等书写丝路的成果,范围还小,不足以支撑完美地书写中华文化光荣史、替中华文化建构应有的象征资本的梦想。

以有限的阅读材料来说,强烈的“梦华体叙事”——“梦华体”的源头始于南宋孟元老那部追忆北宋覆灭前汴京一晌繁华的名作《东京梦华录》。根据记载,南渡以后,孟元老怀念汴梁“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生活,遂援笔为文,发挥感慨,成就历史性书写,亦即所谓“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7]。2009年,伊永文教授提出“梦华体”^[8]概念,后经王德威等人共同努力,将这种独特的叙事路线——“不动声色,却写尽声色之极”;“繁华靡丽不论如何眩人耳目,却终于归向空虚失落”;无论形态怎样的多元与漫散,“底蕴(却)是关于事后——或后事——的美学,悼亡伤逝的动机挥之不去”(王德威语)——重新发现,并勾画出了包括《武林旧事》(周密)、《陶庵梦忆》(张岱)、《板桥杂记》(余怀)、《扬州画舫录》(李斗)、《金陵杂记》(溲浮道人)、《春申旧闻》(陈定山)、《故都忆往》(梁实秋)在内的“梦华体”谱系^[9]——特质的确充斥于相关叙事之间,成为普遍的、主流的、挥之不去的美学气息。结果是,丝绸之路叙事再现历史学家笔下的文艺复兴叙事的危机——“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写道:‘在听到文艺复兴这个词时,迷恋过去的美丽的梦想家看到的是紫色和金色。’更准确地说,他(或她)在心目中看到的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伊拉斯莫·卢瓦尔城堡和《仙后》;所有这些合为一体,组成一幅创造力和文化的黄金时代的画卷。”^[10]

孟元老的认知资源来自于《列子·皇帝篇》里的华胥国,在那里,人类分享到最和美、恬静的生存胜境:“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矢殍;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

挾无伤痛,指无屑痒。乘空如履实,寢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蹶其步,神行而已”。

到了丝绸之路,则是“包容惠及”的“正典”呈现“丝绸之路之所以称之为神话与传奇故事之路,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伴随货物一同产生的副本,它们输送的是信仰,信仰的载体,稿本著作,地图,艺术品,豪华品等……”^[5]。例如,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全方位反映敦煌历史与文化的文献纪录片《敦煌》里,“探险者”(第1集)来了,在那里开启了一个秘密之地;“千年的营造”(第2集);“藏经洞之谜”(第3集);“无名的大师”(第4集);“敦煌彩塑”(第5集);“家住敦煌”(第6集);“天涯商旅”(第7集);“舞梦敦煌”(第8集);“敦煌的召唤”(第9集);“守望敦煌”(第10集)汇成了敦煌的历史、丝路的历史。在剧情介绍中,我们可以读到充满了“梦华体”美学气息的文字。例如,“天涯商旅”:“这是一条繁忙的商道。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各路商旅的驼铃声就在这里响起。敦煌是这条丝绸之路的咽喉所在。”“粟特人是这条商道上活跃的民族。”“本集讲述的正是沙拉等几个粟特人怎样踏上丝路商贸之旅,经过一路坎坷之后,却因安史之乱而终生未能到达长安,最后终老敦煌的故事。通过勾勒沙拉这个个体曲折的命运,展现历史行程的衍进,反映赋予丝绸之路以活力的粟特人群体与敦煌的商贸气质。”

例如国学大师季羨林那篇文字华美、诗性荡漾的遗稿《在敦煌》,就将“这一个地方”写成“像是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希腊的文化在这里汇流了。世界几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这里汇流了。世界的许多语言,不管是属于印欧语系,还是属于其他语系也在这里汇流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也在这里汇流了。至于商品和其他动物植物的汇流更是不在话下。所有这一切都在洞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遥想当年丝绸之路全盛时代,在绵延数万里的路上,一定是行人不断,驼、马不绝。宗教信徒、外交使节、逐利商人、求知学子,各有所求,往来奔波,绝大漠,越流沙,轻万生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虽不能达到摩肩接踵的程度,但盛况可以想见。”^[11]

例如F B于格、E于格合作完成的那部得到翻译并被尊为理想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的著作,以及更多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中^[5],丝绸之路就是美丽的异乡——“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的历

史,确实应包括能满足那些苛求成性的读者之好奇心的内容。

其中一应无缺:绝不会有一条龙、一位公主、一座金城、一个海盗于其中付之阙如,难觅芳踪。其背景与人物,一切都沉浸在一种无语伦比的浪漫气氛中,而且又被由丝绸激发出的追求豪华与嗜欲的倾向所加强。丝绸之路沿途有撒马尔罕和威尼斯、布哈拉和广州、巴尔米拉和亚历山大城、印度和中国,还有骆驼队于其中失踪的沙漠以及仙女花园。至于这部历史上的主人翁,那便是亚历山大和中国大明朝的人们、成吉思汗或瘸子帖木儿,辛伯达或马可·波罗,少数人也许会被此激发起创作史诗的灵感,哺育异国情趣和仙境神域的遐想。”

这样一种神话般的氛围,主要是反映了丝绸之路的经济意义,但也反映了它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不仅将欧亚大陆的两极联系起来,而且也决定了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

现在,甚至使人们竟然忘记了,丝绸之路有时也是在山坡上的崎岖小路、难以辨认的曲径、由地形地貌或含糊的方向形成的道路,行人只是凭经验而沿着主导方向摸索前进”^[5]。

在这样的修辞情势里,“丝绸之路肩负着如此之多的美梦”,“惟有澳洲和地球极地才脱离了丝绸之路的网络”^[4]。在这样的意义上,“‘丝绸之路’一词于是便概括了东西方之间不同性质的交流。这一切都变成了异种文化发展繁荣的证据,也是近代世界似乎受之启发的一种历史对话的象征。这几乎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部交流、运动和启示的历史,而贸易史仅为其物质基础,或者仅仅是其借口和托词而已”^[4]。丝绸之路的消失肯定就是历史的遗憾:“中国闭关了,中国失落了。丝绸之路似乎被中断了。当眼巴巴地看着现在已经无用的郑和帆船腐烂时,谁能不相信这一切呢?中华帝国放弃了远航。阿拉伯人控制了印度洋,太平洋很快落到了倭寇手中。”^[4]

大量的工作针对这一点而来,结果是简单的标签化处置,在事实上让丝绸之路成为“神话学机器”:“它生产出神话,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出根深蒂固的幻觉,从而把神话支撑在被禁止寻找的内壁中间。”^[4]

因应形势,历史的结构发生了转变,“被问者”成了“发问者”。信心满满的人类面临着深度的挑战,堪与人类最丰富的文化事件相媲美的丝绸之路再次开启斯芬克斯式的发问^[12]。

二、通过新/再叙事获得解放

惰性造成困境,其中情形颇似当年针对陕西的那种批评:1924年七八月,应邀赴陕讲学、抱持着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搜集材料目的的新文学家周树人,遗憾地结束了陕西之行,他的结论是:“我不但甚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13]仿佛是呼应似的,同期而行的历史学家王桐龄说,拥有无量资本的陕西,正陷入了被遮蔽与自我放逐的现状,除了环境的不良,更为可怖的是,“官吏存五日京兆之心,人民有得过且过之想,不肯积极地研究或整理”,以致造成“有如此华贵光荣之历史”的陕西的消沉与堕落^[14]。

这里需要如炬的目光,需要如炬的思想和丰饶的目光联手行动。所有的细节都在显现“真理”;所有的“临床目视”:“临床医学不仅仅是解读可见物,它还必须发现它的秘密”^[15],都充满着无比的洞察力、无比的注意力、无比的技巧、无比的耐心。所有的临床行动都包含“打开皱褶”的特性,并将目光变成凝视,“凝视不可思议地指向物(对象、目标、客体)和物所在的方向与位置”^[16]。

为了寻找解放的新航线,丝绸之路叙事需要以辩证的名义、全新的意识,再次出发:“再使用、再思考、再创新、再构建、再完成、再装饰、再建设、再浇铸、再点燃、再回归、再定义、再恢复青春、再流行、再组合、再评价、再工作、再酬谢、再出众、再记忆……”^[17]新的解放的航线,使“文化与经济互为激荡的空间”,穿越竞争性的多重世界,获得周彻的解放。

转身很重要。有一段话这样说:“我今天说话的主题是‘为什么’这个词。以我拙见,这个问题是上过大学的人们最不善于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去回答‘为什么’,他们受训于回答‘是什么’,或者其他什么诸如‘何时’,偶尔还会是‘怎样’,但通常不会是‘为什么’。在你们对我的采访里,我的感觉是,你们可能问‘为什么’问得不够。而如果你们问了‘为什么’,那么你最终得到的观点将会比你问‘是什么’要深入得多,因此我今天的谈话就是关于‘为什么’”。同样,明智的做法是我们需要在“是什么”之外,多问丝绸之路几个“为什么?”^[18]例如“丝绸之路”为什么能够美名永流传?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提到西方世界全

球化的秘密:“人们完全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欧洲人的一项特别的技艺就是输出华盖——便携的天空象征。对于旅行者来说,它就是所谓的‘头上的一片天空’。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向外扩张中居于领先地位往往并非得益于他们的灭绝政策,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那种无论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都能保留一个微小的自我空间的能力。当海岛居民移居欧洲后,在那里会很快失去其参照,而欧洲人总是试图从他们的船上、从使命中以及他们的自我技术中竭尽全力地将自己带到各个地方去。可以说,欧洲移民发明了‘世界露营’。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是一个通过某种理论窗口去窥视他者的人,但反过来却逃避相反方向的观察。因为他们拥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精神窗口,因此那些主导业务的欧洲人较之被他们发现的他者,一般都要在描写、分析和行动能力上占据优势地位。根本上说,进攻者之于空白空间的关系有着以下五种球面学的解决形式:船的神话、基督教信仰、对祖国领主的忠诚、对外部空间科学的领会、语言的翻译。每个这种实践活动都产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诗学,它们分别对阶段任务作出贡献,要么为去的人以及入侵者使外部空间变得可以生存,要么就迷惑它的集中和掌控。”^[19]

与欧洲的扩张不同,开辟出后来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动机,就是对单一民族(匈奴)控制河西走廊、切断长安到西方的通路加以改善,这与新丝路文化的开掘动机惊人地相似。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政治上、军事上屡有冲突,各种文化却以不同的主体而存在。例如,鸠摩罗什是被前秦的苻坚派吕光“请”来的,正是由于这位西域高僧在长安翻译的35部佛典,大乘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由小乘佛教为主向大乘佛教转移的策源地。隋唐时期,佛教形态多样,学派林立,在佛教8宗势力中长安拥有6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律宗),俨然高密度的佛教文化生产场域。佛教成为“同意统治”的新盟友,“佛教各首领出入宫廷,它的外地上层也被赞为‘利根事佛,余力通儒,举君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殉国忘家,稗助至多。’”(《杜樊川集·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

从战争开始的行动最终却启动了沟通与传播。各种热烈的情形显然可以证明,这已经超越了“各美其美”的境地,显然是理想的“美美与共”大图景。所以,我们应该称丝绸之路为文化的“阿莱夫”:“这

是一切地方都在其中的地方,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每一个事物都清清楚楚;但它又是一个秘密的、猜想的事物,充满幻想与暗示,对于它我们家喻户晓,但从来没有人彻底地看清它、理解它。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宇宙’,或如列斐伏尔所说,是‘最一般的产品’。”^[20]

很显然,丝绸之路堪称“传奇品牌”,“传奇品牌通常演绎一种品牌神话”^[21]。“品牌神话利用品牌叙述传达一种世界观,一系列超越商品使用功能和认知产品特征的神圣信念。品牌叙事以存在主义的纽带形式把消费者和品牌联系起来,它是品牌力量的基础和源泉。品牌神话以自我循环的方式运行,这种自我循环能够带动消费者的积极参与。”^[22]不仅如此,丝绸之路甚至可视作文化历史上的“偶像品牌”,尽管并没有具体的劝说、概念制造、抽象联想,而是顺应历史与趁势而为的行动,但是在事实上“消除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忧虑,满足一个民族的集体愿望”^[22]。本文作者的看法:莫高窟是信念虔诚的代理体系,这个千年的大工程,开凿的竟是单一的主题。甚至200年的吐鲁番伊斯兰政权统治,莫高窟被弃置一旁,也并未遭到刻意的破坏,佛法的主题仍然可以自然地生存。可以想象一种景象,如同西方人虔诚地奔去修葺巴别塔一样,向佛的东方人从四面八方聚来,一凿一凿地开拓出神往的佛法世界。动荡的政局没有妨害石窟的开凿和壁画的勾绘,鸣沙山南北1600米的崖面上,竟然有千余个大小不一的石窟。壁画的面积竟然达到45000平方米,倘若把这些壁画并列于3米高的墙面,长度就是15公里。倘若“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逝去的古代世界,甚至是古代的异域世界,仿佛走进了神话的世界、童话的世界。在很多洞子里,我们又仿佛走进了西方的极乐世界。所有这一切世俗生活的绘画,都是用来宣扬一个主题思想: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享受天福。”^[18]

莫高窟是创造性转换的实验。“莫”通“漠”,它竟然在沙漠的高处开凿了石窟,将发源于印度的、从山的崖面横向开凿石窟寺的做法加以中国化。“道教的结构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基础上,即四方加上中央,换句话说,其宗教仪式空间是以横向为基准的……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空间观念,如层层相叠的各种结构,虽然经过了多次的扭曲和误解,仍旧反映出佛教的二十八层结构。”从前中国人并未感觉到修建向上的塔体的必要,此后华夏

大地四处都有传递着垂直向上、追求升华的佛塔肌体。早期的壁画主题是本生谭,到了唐窟,则演成了描绘佛、圣众、极乐世界的净土变……终于,莫高窟成长为创造的圣地,纹饰的变种、美术的革命都在其中。甚至色彩因为化学变化产生的绝妙,都像第275窟中的交趾弥勒佛像一样,让人赞为创造的榜样。而不同时代的美学竞争,例如第103窟壁画开露部分所外泄的秘密那样,唐玄宗时期建造的石窟原本配合着偏重于红色美学趣味的唐代壁画,到了后世西夏人自信独立的美学胜过唐人的趣味,色调偏青的西夏壁画于是覆盖了曾经的唐代画面,更加刺激了这种创造的革命^[18]。

在西方的扩张史上,“船舱的诗学”是核心意象。“轮船,在适当的比例上如同汽车或房车,是一个动员起来的窝或是一个绝对的房子。从存在的角度来看,任务就意味着:内部空间的动员——这和把生活范围累加起来相似。因为轮船同时实现了‘在自己旁边’的逃避的双重要求,所以它——特别是以其早期的远洋轮船的样式——成为一个消除矛盾的原型。它将两个极端对立的追求——居住和冒险——统一在了一起。随之而来的则是给共生关系带来了可能性——感觉上就如同一艘驶向未来的飞船。轮船就如同一个肚腹,庇佑着一胎幼仔;他们要到他们能到的岸上去,在无语境依附的房门外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9]与之相差别,在丝绸之路的世界里,人们感觉到的是路、关、城……无尽的长路制造了无奈的美学,让丝绸之路沾染上悲观、哀叹的气息。长路显然是人类用来穿透认识帷幕的“破城的公羊”,它的后面挺立着隐约的“阿里阿德涅彩线”。漫漫长路成了剧场,时间被放逐,空间成为压倒性力量,因此,“慢思维”开启了如何与另一些存在性构成共融共在的“我与你”机制。借用海德格尔的言辞,长路给了人省思存在、观念及其遮蔽,开启“应手式”觉悟——“我们能够与作为现成者的世内事物相遇,能够让自己远隔着事物,并以理论的方式处理它们,这就是哲学家们通常处理事物和世界方式……事实上,朝向世界的这种进路,进一步遮蔽了缘在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原初方式”;基于此,“海德格尔极力主张,我们遭遇事物的更为根本的方式是应手式的。事物在我们的使用之中被展开”^[23]。

对于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叙事而言,丝绸之路仍然需要正名。发掘丝绸之路、传奇品牌、偶像品牌资源,依然急促且艰难。

三、“呼吸”而非“设想”“朦胧的媒介”

“丝绸之路的历史,确实包括能满足那些苛求成性的读者之好奇心的内容。”^[5]但正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遗产根本就不能被聚集在一起,它根本上就不是一个自身完整的整体。它的假定的统一性,如果有一种统一性的话,只能存在于有选择地重申的指令中。‘你必须如何’这句话意味着你必须过滤、筛选、批判,必须挑选出几种不同的可能,他们都寄寓于同一指令中,且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围绕着一个秘密寄存于同一指令中。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那么我们受它的影响就像是受一种自然的或遗传的因素的影响。人们总是从一个秘密中继承点什么——这个秘密说,‘阅读我吧……’”丝绸之路皱褶的开启需要新的口令和密码。丝绸之路叙事要想从许多既有的势力解放出来,还有相当多的困难需要克服,尤其是认知上的那些旧习,需要人们费心用力地凝视、研读,与克服。以建设的立场看,丝绸之路的当代书写——包括文字、图像、音乐等叙事形态与美学——甚至急切地期待着新的、充满智慧的“丝绸之路制图学”的资助。透过建立在现代知识学基础上的新制图,那些一度隐匿的叙事将得以堂皇地出场,并成为丝绸之路新叙事场域中有机的分子。

倘如可能的话,我们可以采纳周有光先生的建议:“周先生105岁时,《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一次专访。当时,周先生对记者讲:‘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他还讲,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内,他用了三十年时间研究汉字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最后写了本《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24]暂时放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将思考的世界扩张到世界主义的方位里去,在世界主义的视野里,通过抱持的大历史的心态,坚守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或者,我们可以重新寻回被西方“偷窃的历史”——就像李约瑟诠释四大发明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欧洲的农业、骑士文化,艾田浦力证传教士从中国发出的通信如何影响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并最终影响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那样,解构西方文明系希腊、罗马文明独立发展过来的“神话”,释放长期遭遇遮蔽的

东方文化的无量魅力和智慧。在强力夺取的西方文明模式之外,赫然呈现互为主体的“传播—沟通文明模式”,替新时代中国梦的实现,开掘出源自丝绸之路的智力支援,寻找到中华文明复兴的、解放的新航线。

倘如可能的话,丝绸之路叙事需要解构经验主义的辖域,开启战略性学习:“更好地理解创意工作及其机构是如何变化,更好地理解怎样才能培植更为生机勃勃的、更加具有创造性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活。”^[25]在积极的品牌轮盘意识支配下,通过语境知识,从创意者网络、创意表达领域、消费市场三位一体的角度,真正地理解丝绸之路与创意活动的核心构成。在新的知识的支配下,再建构重新出发的智慧市场,让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不再是经济学家、企业家独享的世界,而是一切生机勃勃的创意劳动力如艺术家、作家、编剧、设计师、画家、音乐人、舞蹈家、传媒人、另类社会活动家、亚文化群体,自由传承、创造,让外来的思想可以自由舞蹈的乐园。让情景主义者所称赞的那种人人全力以赴、追求快乐与新奇的“带来顽皮创造力的意志”的创新动力,成为新的地方民俗学;让小说家雷·布莱伯利想象的那种“跳下悬崖,在下落的过程中长出翅膀的人”,成为缺乏激情与活力的文化创意的生力军。

倘如可能的话,我们需要借助科学、智慧的援助,重新发现再出发的文化 Meme,让信息的集合,包括时尚的、哲学的、政治的标语、理念、语调和概念,可以在大脑之间跳跃,像基因在种族之间传递一样,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有效的 Meme 能够转换思想、改变行为、催化集体的思维转变以及变换文化。正因为如此,争夺 Meme 的战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地域政治战。谁拥有了 Meme,谁就拥有权力。”^[26]

四、结语

“凡是属于‘墨提斯’的,都不受从个别到一般的概念化的包罗。”^[27]丝绸之路叙事建设需要汇聚审美创意、进步生活论述和新颖表达的大剧场。为了实现这一重要的建设目标,走出套路化、泡沫化的窘境,别开一途,邂逅更加多样的思想,创造出更新的卓越与辉煌,显然急迫又必要……

参考文献:

[1] 鲁道夫·洛克尔. 六人[M]. 巴金,译. 北京:三联书

- 店,1985.
- [2] Geertz C.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贺照田.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4] 乔吉奥·阿甘本. 潜能[M]. 王立秋,严和,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 [5] F B 于格,E 于格. 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神、人、神与神话[M]. 耿升,译.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 [6] 方豪. 中西交通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87.
- [7]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伊永文. 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J]. 求是学刊,2009,36(1):114-119.
- [9] 陈平. 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忘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0] 彼得·伯克. 文艺复兴[M]. 梁赤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1] 季羨林. 在敦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 [12] 阿里·玛扎海里. 丝绸之路:中国一波斯文化交流史[M]. 耿升,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13] 单演义. 鲁迅在西安[O].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1976年印.
- [14] 王桐龄. 西北望:陕西新疆旅行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 [15] 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M]. 刘北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16] 于奇智. 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17] 南·艾琳. 后现代城市主义[M]. 张冠增,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 [18] 陕西西咸新区研究院. 传承历史文明·建设文化西咸:重走“丝绸之路”文化溯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 [19] 彼得·斯洛特戴克. 资本的内部[M]. 常晖,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20] 索杰. 第三空间[M]. 陆扬,刘佳宁,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21] 劳伦斯·维森特. 传奇品牌[M]. 张超群,钱勇,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22] 道格拉斯·B·霍尔特. 品牌如何成为偶像:文化式品牌塑造的原理[M]. 胡雍丰,孔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3] 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 海德格尔[M]. 张祥龙,林丹,朱刚,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4] 吴澧. 南方周末[EB/OL]. (2014-02-06) [2014-11-01].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932>.
- [25] 郑函. 文化创意产业读本[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 [26] 卡勒·拉森. 美国是一个大商标[M]. 李婵,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 [27] 皮埃尔·夏蒂埃,梯叶里·马尔歇兹. 中欧思想的碰撞:从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说开去[M]. 闫素伟,董斌孜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Scope, solution domain and new courses written in the ancient Silk Road

WANG Chun-quan

(School of News and Dissemin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variety of reasons, “Meng Hua literary form”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normalcy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cient Silk Road in the theatre, and complicated history has been made into glossy fashion show. In the road of “blowing up the fence” and existence, the involvement of a greater human relevance and context, and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knowledge and framework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relieve the dilemma of relevant knowledge creation at present. By slow mind, we can create a “you and I” mechanism which can co-exist with other beingness. By using “handy” consciousness, “we are able to meet with the ready-made things within the world, which can make ourselves far away from things, and deal with them in the form of theory”.

Key words: Silk Road; new route; “Meng Hua literary form”; cultural heritage